

在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



4.914

56

在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

四川民族出版社

在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

(漢文版)

*

四川民族出版社編輯出版

成都人民中路

四川省新華書店發行 四川民族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*

開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·印張1 3/8·字數28,000

1960年3月第一版 1960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000 定價: 1角1分

統一書號: MI0140·39

目 錄

- 在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……………周祖佑 (1)
- 甘孜一村庄……………遇 之 (3)
- 掙脫枷鎖以后……………里 深 (8)
- 人民的新城——甘孜……………戈 平 (14)
- 跑馬山紀行……………戴声沛 (20)
- 草地散歌……………周 韋 (23)
- 高原新花——訪康藏高原上第一所民族師範……………遇 之 (30)
- 飄登區長……………周祖佑 (35)
- 編后記

在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

周祖佑

在阿壩藏族自治州著名的雪山草地，中國工农紅軍曾經用血汗写成了一頁永不磨滅的英雄業迹。也是在這個地方，他們使黨和藏族人民第一次建立起牢固的聯繫。藏族人民開始懂得，要走向繁榮和幸福，只有緊緊跟隨着共產黨。

卓克基的位置接近雪山、草地的交會處，是當年紅軍長征經過的地方。從這個普通藏族村寨的經歷，我們深切地感受到黨和藏族人民血肉相關的聯繫。過去的卓克基，是一個貧窮落后的藏民小寨子。今天，這裡却已經建立了人民公社。藏族人民自由歡樂地生活在春天的陽光里。

誰要是第一次來到這個梭磨河畔的村鎮，一定很難相信，幾年前，這裡竟是一片荒涼。現在，這裡有了公社的百貨商店門市部、縫紉組、診療所、學校、公共食堂……，甚至還有一個美術攝影部。

我在公共食堂里吃了一餐午飯。有麥面菜饅和新鮮白菜湯，老實說，我真沒想到飯菜會這樣鮮美。我开玩笑地問鄉幹部羅爾熱木初，解放前的伙食如何？這個給封建主當了二十多年奴隸的女青年噉噉，回答說：“頓頓苦蕎粑，連過年過節，也吃不到這樣的好東西！”

這裡的一切，都閃射着幸福的光彩。誰還能發現一點貧窮苦難的痕迹？

但是，卓克基的確有過充滿血淚的往昔。附近溝寨的一百七十多戶藏民，祖祖輩輩生活在封建主的殘酷統治下。交不盡

的租款，当不完的差役，有多少人飢寒交迫，有多少人家破人亡！1935年6月，毛主席領導着紅軍來到這裡，藏民才第一次在生活中發現了光亮。在紅軍的幫助下，他們成立了鄉蘇維埃、革命委員會，建立了自衛隊、少先隊等革命組織。很多人還積極地為紅軍擔任通司（翻譯）和嚮導，幫助紅軍籌集糧食。他們第一次享受到人與人間平等的權利。五個多月後，紅軍繼續北上，最後一支紅軍，離開了這個地方。但是，革命種子卻深深播下了。在那黑暗的年月里，藏民們萬分珍惜地保存着紅軍遺下的銅鍋、小刀、帽子和銅幣。他們盼望紅軍回來，盼望着最後的解放。

這一天終於來到了。人民解放軍解放了這個苦難深重的地方。在毛主席曾經居住過的寨子里，建立起了區、鄉人民政府。經過1956年的民主改革，藏民們得到了徹底的解放。他們組織起互助組、農業社，1958年，又建立了人民公社。一百七十多戶藏民，從此永遠走上了幸福繁榮的大道。1958年，這裡糧食畝產達到三百三十斤，比解放前增加好幾倍。解放前三分之二人家缺糧的村寨，如今再沒有人為吃飯發愁了。

五十六歲的朵西斯頭，父、母都是封建主的奴隸。1935年，他從紅軍那裡懂得了自己貧困的根源，決心永遠跟着紅軍走。他到處向鄉親們宣傳，還積極地同紅軍一起勞動，幫助紅軍籌措糧食。但是，因為父母生病死亡，自己又染上重病，紅軍北上時，他留在了家鄉，重新當了封建主的奴隸。有多少夜晚，他憶念着與紅軍共同生活的日子，盼望着紅軍早日歸來。當卓克基解放後，這位老人甚至還跑去要求，希望再參加解放軍。現在，朵西斯頭已經在公社里過着幸福的生活。最近，他和老伴一次就領得四十多元工資。朵西斯頭指指身上的毡帽、灯芯絨衣服和牛皮藏靴，感慨地說：“解放前，我哪能穿上這

样的衣服呵！”他象是总结自己的全部经历似地对我说：“我活了五十多年，只有在党的领导下，才过着真正象人一样的生活。”

在这个地方，二十四年前红军播下的革命种子，已经发芽、成长、开花。我看到当年牺牲了的苏维埃干部和红军的子弟，现在接替了父兄的事业，勤奋辛劳地为藏族人民服务。有一个二十七岁的、名叫斯达特的青年，父亲1935年参加红军后，牺牲在长征的途中。母亲受尽折磨，死在封建主的牛栏里。那时，年幼的斯达特就孤苦伶仃地带着小妹妹，给封建主当奴隶。他们被奴役得不象人样，封建主竟叫他们“鬼人”。解放后，斯达特终于摆脱了封建主的奴役，参加了工作。党又送他到民族干部学校学习。在民主改革中，他毫不疲倦地工作，发动贫苦农民。改革结束，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积极地领导农民发展互助合作，带头进行耕作技术的改革。现在，斯达特已经被选为乡长，还两次被评选为全县的先进工作者。斯达特回忆了自己的过去，对我说道：“我们藏族人民能有今天的幸福，全靠党和毛主席，全靠千百万象我父亲一样流血牺牲的烈士。我们要担负起他们没有完成的任务。不管有什么艰难困难，我们一定要叫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，在我们手里实现！”

（原载1959年7月19日人民日报）

甘 孜 一 村 庄

遇 之

这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甘孜县西北角上的一个偏僻的地方。一条清流蜿蜒而过。两岸丛丛绿树环绕着星散的村庄，在一座

座方形的藏式房屋中間，可以看到突出的經塔的圓形尖頂。五月，緊張的春播已經結束了，青青的麥苗像錦毯般覆蓋着山野。穿紅戴綠的農業社社員，成羣結隊地在地里除草，時而傳出陣陣哄笑或高亢的歌聲。這裡的一切，充滿了歡樂和興旺的氣象。

扎科，是這一帶村庄總的名稱。民主改革前，這裡的土地全部為封建主們——四個大頭人和九個寺廟所占有。三百多戶農民被劃分為三種：差巴、科巴和娃子。“差巴”領種封建主一份土地，每年向封建主交納各種貢稅和支應數不清的差役；“科巴”領種一份土地後每年要以一半以上的時期為“主人”服勞役；“娃子”則全部喪失了自由，沒有家產，沒有土地，為農奴主牛馬般服勞役。在那黑暗的日子裡，扎科農民的絕大部分，勞動終年，收入只夠吃幾個月，半年以上的歲月靠着乞討、借債和挖野菜吃來勉強度過。全鄉有70%以上的人欠債，有的經過了幾代還沒有還清。農奴們衣衫襤褸，幾十年穿着一件爛羊皮或一件氈子衣服（用粗羊毛編織成的布做成時）；此外的生活所需，就更談不上了。儘管這樣，農奴們還常常受到封建主酷刑的殘害。過去的農奴、現在農業社社員扎西告訴我說，他親自看見和聽說的就有三個農奴由農奴主下令殺活活用刀砍死。有一個農奴因為背地說了幾句不滿農奴主的話，被挖穿上下唇用鎖把嘴鎖上；有兩個農奴臉上被烙印示眾，“罪名”是沒有按時支差。人們還向我描述了許多駭人聽聞的刑罰，如挖眼睛、剝皮、割耳、割鼻等等。

但是烏雲過去了，扎科人民通過民主改革得到了徹底解放。從前的農奴分到了土地、房屋、糧食和耕牛，獲得了自由。

剛剛從封建農奴制下解放出來的農民遇到很多困難。糧食

不够，有三分之二的人面臨着断炊的危險，生产需用的种籽、农具也很缺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人民政府向农民們發放了几万斤救济粮和三十多头耕牛，給一百多戶农民貸放了种籽。在工作組的领导下，全鄉农民組成了十八个互助組。絕大多數貧苦农民都参加了互助組。人們兴高采烈地掀起了獲得解放以后的第一个生产高潮。当年就得到了大丰收。

兩年多來，扎科人民積極改进耕作技術。許多妨碍生产發展的陈規陋习，逐漸地被廢除了。过去不准修水利，說是破土要驚动“神”，不准进山挖药和打獵，說是“神山”，妇女不准犁地，下种要打卦，“忌日”不准下地等等，現在已成了社員們的笑談。为了積肥，小伙子們組成了突击队爬上積雪的高山去造肥，老头和小孩也参加了揀粪。人們第一次用上了新式步犁，用播种器改撒播小麥为条播，实行选种、浸种等等。这些改进对促进藏族地区的生产發展有着很大的意义。

許多在民主改革中表現積極的农民被选为鄉、社干部，成了全鄉农民的社会主义帶头人。在訪問期間，我發現这些昨天的农奴一个个精神飽滿，工作热情。在鄉人民政府里，在田野上，經常都可以看到群众找干部親切地交談，請求他們帮助解决各种問題。

扎科的鄉支部書記扎交向我介紹了这一切后，兴奋地告訴我，民主改革后兩年來，扎科粮食产量有很大的增加，1957年比1956年增产20%，1958年又比1957年增产25%。扎科人民从切身体驗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，1958年就建立了第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。今年春天，全鄉农民再次掀起入社热潮，短短一个月中，报名入社的便达到了总戶数的80%以上，實現了合作化。

現在的扎科，家家充滿了欢乐。我曾經訪問过許多人，無

論在哪里，人們总是熱情地歌頌今天，異口同聲感謝黨和毛主席。

達窪的家庭就是一個例子。他的兩間房子打掃得干干淨淨，靠牆擺着幾個大木櫃和箱子。櫃子上擺着熱水瓶、茶碗和一些瓶瓶罐罐之類的東西。兩個藏式矮床上鋪着過去只有封建主才鋪得起的花羊毛藏毯。牆上到處都貼有從畫報剪下來的圖片，中間是一幅毛主席的象。在矮矮的茶桌前面，擦得亮堂堂的銅壺在茶爐上吱吱地叫着……

達窪很小就隨母親從別處流浪乞討到這里，十歲給封建主看馬當娃子，後來和一個科巴的女兒結了婚，向頭人領種了三袋地（播三袋種子的地，一袋地約二畝多）當科巴。在過去的歲月里，他每年大部分的時間都去給領主種地、砍柴、放馬，农忙時只能半夜回家搶種自己的一點地。地少，庄稼又長不好，每年收的糧食吃四、五個月就沒有了。他向頭人借高利貸，春天借一袋秋天還一袋半。後來頭人怕他還不起，不多借，他就只好外出討飯。民主改革前，他的全部財產就只有他和他妻子每人一件老羊皮，每人一件千補萬縫的氈衫，一個泥火爐，一把泥茶壺和一個破櫃。

在民主改革中，他除了原種的土地屬於他以外，又分進了四袋地，十幾只羊和一些糧食、农具等。當年他就參加了互助組，1958年又加入了农业社。1957年收了二十多袋糧食，1958年收了三十多袋（每袋六、七十斤），這比他過去三年收入的總和還多。

我訪問扎科的時候正是春夏之交。他說，過去在這個時候，正是該出門要飯的時候了。他揭開衣服，我看到他的腿上到處都是狗咬的傷痕。而現在，他頓頓吃的是清香的糌粑，酥油和茶都不缺。1958年一年他就吃了十幾甌茶（藏民喝的磚茶

四塊为一甌，一甌約四斤)。另外他还养了两头牛和十几只羊。

他打开櫃子，拿出一件又一件的皮衣、棉衣給我看。过去，他从來未穿过布衣服。这两年，他和他的妻子、孩子每个人都添制了新衣。

被反动封建主夺去了丈夫生命的璩珠，现在和她三个孩子住的房子依山傍水，是个很美丽的所在。她家里鋪的、用的、穿的甚至还超过了达窪。以前她家是一戶差巴，每年要定期向头人交納十几种資稅，还要無休止地帶上自己的牛馬为头人支差；生活不下去就靠借債过活，到民主改革前已經負債一千多塊大洋。民主改革后她神地再也不支差了，还分了二十只羊，又和別人合伙分了一头牛，一家都入了农业社。她的大女兒在社里放牛，闲时和她一塊上山挖药、砍柴，1958年家里付业收入就有三十多元。按照她的說法，真是“吃穿不愁从來沒有想到过的好日子。”

鄉長錯愛柱在送我回住所的路上告訴我說，现在扎科的农民已經人人吃得飽、穿得暖，大部分人有了新衣服，穿上了鞋子，每家有几头牛，在地里干活休息时吃得到酸奶子。另外，民主改革后，扎科还办了歷史上的第一所小学，有一百六十多个孩子上了学，平均每兩戶就有一个孩子在念書。

扎科人民从切身生活中深深知道，誰是他們的救星，誰領導他們开辟了走向幸福的道路。許多人家都把毛主席的象挂在最尊貴、最醒目的地方。他們热烈响应党的每个号召。从1959年春天以來，这里的人就掀起了一个空前未有的生产高潮。差多农业社計劃1959年粮食产量要在1958年基礎上翻一番，爭取每袋地收到六袋粮食。他們施肥量比1958年增加了一倍，并破天荒实行了合理密植、泥水选种、药剂拌种等新措施。过去这里

不種菜蔬，1959年，他們為迅速改變扎科面貌，決心發展多種經濟，大種白菜和蘿蔔，並且計劃買幾十頭豬。

扎科人民在短短的几年中經歷了一場天翻地覆的變化，他們正沿着幸福的大道向前飛速邁進。

掙脫枷鎖以後

里 深

——康定縣營官寨農業社訪問記

翻過披冰戴雪、雲霧茫茫的折多山，就來到了由一百零七戶藏族農民組成的營官寨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。這裡，剛剛粉碎了農奴制度、掙脫了奴隸枷鎖的農民，正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創造着新的生活。

民主改革以前，封建農奴制度就象一條毒蛇纏在這裡的藏族人民身上，吮吸着他們的血汗。這裡流傳的一首民歌，描述了過去的情景：

“我們的眼淚好比折多山上的雪水，
流呀，流呀，流不盡；
我們的痛苦好比折多山上的冰雪，
積呀，積呀，越積越多。”

這一百零七戶藏族農民中，過去有五十多戶人家四處流浪，乞討為生；其餘的人雖然終年勞累，但也不得一飽，一年中有半年的日子靠野菜充飢。有不少人死於繁重的“烏昆”差役，有不少人在農奴主的酷刑下飽經磨折，死於非命。每一戶社員，在過去的年月里，都有着各種不同的悲慘遭遇，從肉體到心靈，農奴制度給他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創傷。有的被挖掉

了眼珠；有的被割断了舌头；有的被抽去足筋；有的被宰去了手指；有的妇女被农奴主强奸以后，安上偷盗等罪名，终身抬不起头；有的从小在农奴主家受尽折磨，弄得神经失常……。只要提起“过去”，人们总是禁不住泪水迸发，话话哽咽，农奴制度除了痛苦和饥饿，再没有给予藏族人民其他任何东西。

三年前，平地一声雷，这里的藏族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粉碎了农奴制度，受尽苦难的农奴站起来了，他们分得了土地、房屋和牛羊，摆脱了剥削和压迫。1958年，这里周围一、二十里的几个村寨，又联合起来建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。从此，他们永远结束了贫窮、痛苦的生活，向幸福的社会主义大步前进！

痛苦的歌声再也听不到了，人们现在唱道：

“天空升起了五色的太陽，
折多山頂閃爍着美丽的金光，
清徹的雪水滋潤着富饒的土地，
泪水匯成的泉源已經流得無影無踪，
雄鷹在翱翔，‘呷謝’（注）飄四方。”

（注）‘呷謝’意为欢乐的歌声。

在完成了民主改革、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段短短的时间里，生产上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。

1959年，社里耕地都是使用新式步犁，又深又平；播种采用馬拉播种机，又匀淨又整齐；1958年秋收，还租用了附近国营农场的联合收割机，所有的青稞、小麥，在三天中就割完、風干、揚淨、入倉了，而过去从收割到脱粒一直要拖半年才能完成。这些看来很平凡的事情，只要和过去一比較，立刻会使人感到万分驚訝、变化巨大：四、五年前，这里还保持着“刀耕火种”的状况，可是，曾几何时，就面貌一新了。

过去在封建农奴制度的殘酷压迫下，广大藏族农民終年勞累，仍然免不了挨凍受餓，所以，人們对生产是不十分关心的。每年冰消雪化以后，馬馬虎虎地撒种就不管了，到秋來收多少算多少。現在情况却完全不同了。副社長丹真志瑪告訴我：“为了保証大丰收，1959年下种比往年提前了半月，每畝上了七、八千斤好肥，种籽都經過泥水浸选、农葯攪拌，实行了合理密植，同时还种植了大量的高額丰产試驗田。”在田野里，我看見一隊隊的社員，一边唱着歌，一边在除草、追肥。密密層層的麥田，波浪翻滾，一眼望不到边，新修的渠道里清水盈盈，一直伸向远方，許多麥田、青稞田里插着写的畝产五百斤、千斤的指标牌。在折多山脚下，我遇見了青年突击队隊長加瑪，他帶領着一、二十个青年社員正在山坡上積草木灰。这个小伙子把袍子的袖子脫下來拴在腰上，干的正起勁，不时还高唱几声藏戲。我走过去和他擺談了起來。加瑪告訴我，現在全社正在开展積肥运动，爭取每克地施足两万斤肥。全社还办了十座小型化肥厂，又造土化肥，又制土农葯。我提起过去的情况，加瑪伤心地說：“过去我們藏民种地不施肥，是因为丰收了反而会帶來更大的災难，会有更多的人上門逼債；反动喇嘛也到处搗鬼，故意坑害我們，散布各种邪說來欺騙人，無非是要窮人永世翻不了身。”現在，这里的藏民种庄稼不但要施大量的肥料，而且学会了各种田間管理技術。他們精心鋤草，适时澆水，用噴霧器噴射农葯防治病虫害，培土、松土、勻苗、防倒等等。过去“打卦”下种，用“神水”治虫，等等迷信习俗，已經成为笑談資料了。

在过去的年代里，殘酷的封建农奴制度加上原始的生产技術，使得这里的生产情况一直处于極其低下的水平，粮食产量每克地只有几十斤，有时連种籽也收不回來。自从完成民主改

革，踏上了社会主义大道以后，这里的生产就象一匹脱韁的野馬，騰空而起，一日千里，直追先进民族。1959年，每克地的產量已經达到二百多斤，比民主改革前增加了三、四倍。藏族农民过去想也不敢想的，現在却变成了平常的事情了。

由于生产的高速度發展，这里的社員們已經开始过着比較富裕的生活，貧窮和飢餓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复返了。近年來，差不多每一家都有余粮，都喂了肥猪、奶牛；半數以上的社員新修或培修了住房；無論哪一家社員都是每天三頓酥油糌粑，而且还有干羊肉、臘肉作菜，有时还要吃吃烙面餅、糝面片、換換口味；人人添制了新衣、新帽、新靴。

女社員莫洛一家四口人最近搬进的新居，是一幢新盖好的藏式楼房，是她自己買好材料在农闲时候請社員們給她盖起来的。楼下拴了两头奶牛，又肥又壯；楼上三間屋子不大不小，屋內矮桌、墊子、小食櫃等家俱擺設得異常整齐，牆壁上挂了一幅嶄新的毛主席象，象上挂着一条雪白的哈达。我到莫洛家的时候，这位六十來歲的老人，正帶着孙兒在煮臘肉。她的女兒是妇女隊長，出工去了。当我問起她家的生活情况时，莫洛滔滔不絕地告訴我說：“1958年全家分了三千多斤粮食，喂了两头肥猪，两头奶牛，全家每人都縫了一件新的氈氍長衫，特地給女兒買了一条鑲花圍裙，因为她挣的工分最多。現在一个月吃的糌粑比过去一年吃的还要多得多。民主改革后就以为生活已經不錯了，那知道越來越好……。”一談到过去的日子，莫洛頓时眉头緊繃，沉思一陣，然后打开一个木箱，从里面取出一堆破布爛草，扔在地上，說：“这就是我們一家过去穿了十多年的衣服和用了十多年的被子。”天哪，这哪里是衣物，簡直是一堆垃圾。可是，事实擺在眼前，千千万万农奴过去穿的就是这些。莫洛一家，过去是替封建农奴主种地的差巴，她

八歲那年，就離開了父母，開始上山放牛放羊，背水割草，擔負起了沉重的勞役。住在一間破爛不堪、透風漏雨的小屋子裡，過了幾十年半飢半飽的生活，除了沉重的勞役，便是皮鞭和辱罵，此外便再也得不到什麼了，莫洛說：“這幾年的變化太大了，真如從地獄到了天宮。要不是共產黨領導我們打垮了封建主，我們早已變成地獄裡的餓鬼了，哪還有今天。”她還告訴我，村里許多人每日夜盼望能看看毛主席。她每天早晨端起一碗滾燙的酥油茶的時候，總要望著毛主席的家，心裡有說不完的歌頌。

副社長丹真志瑪帶領我穿過長着茂密庄稼的田野，跨過碧綠的溪流，訪問了許多社員家庭，家家過去都有一本血淚史，家家今天都有唱不完的幸福歌。五十多歲的老社員羅桑多吉，是社里干活的一把好手，樣樣活路都一學就會，而且干的比誰都細致、在行。這位勤勞能干的農民，過去辛苦勞累三、四十年，連飽飯也沒有吃過一頓。每年秋收以後，打下的糧食全部被封建主、高利貸主搶走了。他每年總有一半時間，靠一根打狗棍和一個破碗，沿門乞討，從這個村莊走那個村莊，從這個牧場走到那個牧場，馬圈牛舍、岩洞牆腳就是他的棲身之所。他的全部財產只有三件東西：一支樹木桶、一口破鍋和一把銀鈎。現在完全變樣了。我到他家時候，正碰上他在烙面餅，銅壺里酥油茶熱氣騰騰，炕上兩朵花布面的新被子疊得整整齊齊，藏族農民的各種食物、用具应有尽有，大小銅鈎挂了一長串，銅瓷碗、茶葉、干肉、花餅等把一個小木櫃塞得滿滿的。1958年，他還賣了一千三百斤余糧給國家。這位老社員生產越來越積極，每天天不亮，他便起床出工了，總要干好大一陣，才回家喝酥油茶，生產隊分給他的任務，他總是超額提前完成。我和這位老社員擺談的時候，他一開口就說：“民主

改革、合作化，想不到让我老來走上了好运。”

在營官社訪問的日子，我還听到了許多有趣的戀愛故事。在過去，生活在農奴制度下的勞苦群眾，連人身自由也沒有，哪里還談得上戀愛結婚等事情，許多人在沉重的勞役下疲于奔命，根本沒有結婚安家的可能，只有抱恨終身。只有農奴主和反動喇嘛們可以荒淫無恥、任所欲為。許多年青的姑娘，不是被他們霸占，就是被他們誣為“活鬼”，拖進寺廟，任其凌辱。現在，這一道鎖鏈已經完全粉碎了，全社有三十多個過去因各種原因不能結婚的人，都已經建立了幸福的家庭，享受到家庭的樂趣，喇嘛寺管家的娃子江澤西和差巴家的姑娘札喜，過去「地」里相愛了好幾年，但由於舊制度的束縛，彼此都沒有人身自由，若要提起結婚，不但會遭到農奴主的反對，同時還會給自己帶來更多的苦難，他們不但不敢公開結婚，見了面連話也不敢說。一直到民主改革完成，建立了合作社以後，這對受盡折磨的情人才生活在一起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。因為他們太貧窮，結婚的時候一無所有，合作社便預支給他們部分糧食和現金，撥給他們一間新房，新房里各種傢俱十分齊全。結婚那天，社員們都來賀喜，喝了幾罇青稞酒，熱鬧了一晚上，現在，札喜已經是社里的生產積極分子，江澤西擔任了生產組長。社員彭錯和竹瑪，也是民主改革前就相愛了，由於農奴主的反對，他們曾經双双逃跑，但被農奴主抓了回來，痛打一頓，從此不准見面，他們不知流了多少眼淚，終於盼到了民主改革。現在，這一對青年男女早已結婚，1959年春天，竹瑪還生下了一個小女孩，取名“尼瑪”（太陽）。竹瑪說：“來了共產黨，我們才算見到了太陽，有了幸福自由的生活，尼瑪將來一定比我們幸福幾萬倍。”

在訪問中，許多人都向我打聽漢族地區建立人民公社的情